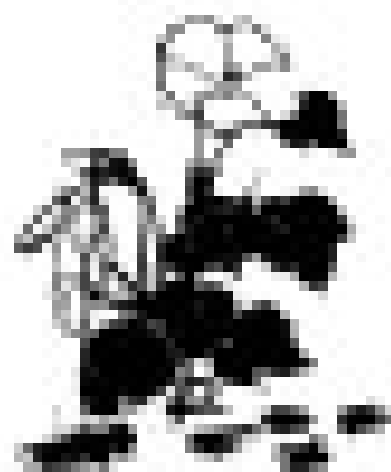


钟声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北京

钟声

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 编



方文唐出版社
1965年 哈尔滨

钟 声
黑龙江业余作者小说选
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编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—5号)

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字第002号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。印张 $6\frac{1}{16}$ 。字数130,000

1965年10月第1版 196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

书号：0192

统一书号：10·185

定价：(6) 五角四分

写在前面

近几年来，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前进，以及群众对革命文化的需要，黑龙江省的群众业余文艺创作在中共黑龙江省委的关怀和领导下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。青年业余作者的队伍扩大了，优秀的作品也越来越多。编到《钟声》和诗集《红旗下》里去的，只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份。

两本选集中的作者，大部分是劳动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、社员，或者是人民解放军战士。他们的作品，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群众的现实生活和斗争，热情地歌颂了新的生活、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感情。从这些作品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、英雄人物的形象，可以听到社会主义祖国飞跃前进的脚步声。

当然，选集中的作品，质量并不是很平衡的，难免存在某些不足之处。我们相信作者们，今后一定会在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、进一步深入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的过程中，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。

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

一九六五年八月

目 录

① 钟 声	铁路职工	陈桂珍 (1)
“小老虎”	工人	韓統良 (13)
① 紧急任务	工人	韓統良 (20)
① 局长和他的儿子	工人	王汉亮 (28)
① 老馬头和他的助手	工人	毕监洪 (38)
c 閃閃发光的渦輪	車間支部書記	常学传 (47)
① 雨 中	海員	李秋祥 (57)
① 我的第一位老师	社員	胡建良 (69)
① 第一次当队长	社員	刘柏生 (73)
① 回乡路上	社員	朱英吉 (79)
① 說书的故事	社員	盛世源 (83)
① 生产队的喇叭手	社員	曲国栋 (87)
① 老队长和小青年	社員	焦永琦 (95)
① 鑰 匙	社員	韦尙田 (99)
长纓在手	解放軍	賈洪彬 (108)
① 路	解放軍 王化信	何培华 (110)
① 靶場上的一課	解放軍 竹 青	管志初 (127)
① 整装待发	解放軍	王 牧 (135)

冲天炉前	干部	杜玉亭(141)
\毕业	干部	高大中(149)
枕木医生	干部	张相云(155)
0苹果	干部	屈兴岐(164)
驯马的故事	干部	隋 禎(170)
边城车站	干部	程树榛(180)

钟 声

牡丹江铁路分局俱乐部 陈 桂 珍

我们家住在火车站旁边，南来北往的火车一天不知有多少趟。

“哐——”“呜——”有长声有短声；轮子有转得快的，有转得慢的。在这么多火车声中，孩子他爸爸老于包乘的那台机车一来，听声音，我们全家就都知道了。为啥？因为他那台火车头上有个铜钟，车一进信号，他就打开开关，钟就当唧当唧响起来。越到家门口，铜钟响的越欢，当唧当唧……，好象告诉家里人说：“我回来啦！”“我回来啦！”

一听这铃铛响，孩子们蹦得老高：

“妈呀！我爸回来啦！妈呀！我爸回来啦！”吵着跳着跑出去等着。这时，如果碰着我休息在家，就欢生火，紧切菜，做出好饭好菜等着。

年年铃铛响，年年欢接笑送。原来是一个孩子跑去接，现在是五六个孩子等着迎啦！

邻居常笑说：“看人家老于两口子，孩子都一大帮了，还象新结婚似的。”

前天，我开会回来，铜钟又响了。我正要生火烙饼，孩子们象众星捧月似地拥着他进来了。一进门，兴冲冲地催我：

“飯好了嗎？吃完咱們照訂婚象去！”

“干啥去？”

“照——訂——婚——象！”他一字一字拆开說。我白了他一眼：“別沒正經的了，孩子都快二十啦，還總鬧着玩。”這時，誰知老于一臉正經地說：“孩子大了咋的，正因為這個才照呢！你算算今天是啥日子？”

我一尋思：前天是八月十五，今天……可不是，今天是我倆結婚二十年的日子呀！

現在，我倆將近四十了，人雖老了点，可是心倒越來越年輕了。結婚穿的衣服，式樣早就舊了；可是，我倆的愛情卻越來越新鮮了。說起來，也真有個意思。正象《李双双》電影中，她丈夫喜旺說的：“現在年青人是先戀愛後結婚，我們是先結婚後戀愛！”

我和老于倆，也是這樣！

那時，我們是個大家，十二口人，婆婆當家。每天吃飯，婆婆動嘴我動手。

有一天晌午，婆婆又一聲令下：

“今晌：高粱米水飯，煮鹹雞蛋。”

我問：“煮幾個？”

“十個——一人一個！”

你想想，十二口人，煮十個，還說是一人一個，這不明擺着沒有我的份嗎？不給就不吃，這，我倒不在意，兒媳婦嘛。

晌午，下學的、下工的都回來吃飯了，炕上一桌，地下一桌。一個人，我給盛上一碗，放上一個蛋。把大伙打點好

了，我又到灶坑烧水去了。一会工夫，先吃的，放下碗走了，我才上桌拾起筷子。丈夫老于对我說：

“喂，使我的碗吧——不埋汰！”

我心想，誰嫌乎你呀！他把碗倒扣着，我翻过来一看，里边还扣着半个鸡蛋。我說：“看你挺大个人，半个鸡蛋还吃不了？”

“鹹！”他說。

我这人实心眼儿，給我个棒槌就当針了。尝了一口說：“哪鹹？”他瞪我一眼，抬脚上工去了。我这才明白：他是在疼我哩！在老人面前又不好明說是留給我的。

他疼我，我也疼他。跑火車，是沒黑沒白日的，赶上啥时候是啥时候。若是半夜走班，我非給他做他爱吃的飯菜、热湯热水的不可，总让他高高兴兴地走了，我心里才好受。

婆婆对我两个心眼不算，她还时常話里話外敲打我：

“哼！好男占九妻。等我儿子能開車，再娶好的。現在要你——就是为做活！”

說我、罵我別的，我都能咽下去；可是一听这句话，我的心就象掉进凉水盆一样。虽然丈夫沒說这句话，可是，以后他会不会这样做呢？我心里老有一块阴云。

花一开一落，雁秋去春来。一晃，我們有两个孩子了，第二个孩子将滿月，就解放啦！

一解放，天地都翻了一个个儿。

一九四六年，我們住的那个城鎮成立了民主政府，工人还組織了工会，老于也当了会員，这还不算，工会还送他上职工学校去学习。和他一起干活的人都說：“老于不简单，小

时候爹妈没供起念书，想不到当了爸爸，他还上学啦！”一些亲友中的老一輩人都夸奖：“老于家大小子可真有出息，看人家，上省里念书去了。”

我們公公婆婆听了这些话，都乐得闭不上嘴。我呢，当然也高兴。可心里又不知啥滋味。一个人常想：他学习，真是好事儿，一念书，懂的事就更多啦，我和他比可差远了……

三个月后，他学习结束回来了。人没大变化，个头还是那么高；使我注意的，是他比过去爱说话啦，什么事都出头，象成立这个团哪，那个会呀，糾察队搞清算，宣传队演剧，都少不了他。他参加了就行了唄，还拉着我。

三八节那天，非让我和他一块儿去开会不可。他一說，我一扭脖子。追急了，我就說：

“我不能去，活儿还没做完呢！”

“啥活？”

“推磨。”

我这是拿活儿挡他。他可好，抱起磨杆帮我推。他，脚大，步子也宽，小磨推的飞飞轉，一圈一圈，不大一会，都推完了。

“走吧！”他又催我。

“孩子咋办？”

“我抱着。”

“我不去，老娘們家又知道啥叫开会？”

这回他有点不高兴了，沉下脸，对我說：

“正因为你不知道啥，才叫你去开会呢！这是为你好。你怎么不知好歹。你不想一想，从你到我家，多咱都是让你多干活，少说话，哪让你出去过？”是呀，以前他对我好，可没象

現在这样。他又耐心給我解釋說：“咱們組織婦女是為了讓婦女參加活動，受教育，長知識，爭取徹底翻身，不受壓迫……”

我聽了他的話，似懂非懂，不知咋樣好，干脆不吱聲。他看把我說服了，一手抱起小的，一手領着大的，邊往外走，邊對我說：“別磨了。我一手一個，哪兒還有手拽你呀！快走吧！”

就這樣，他在前面走，我在後邊跟，心裡不願去，腳也懶得抬，一下子讓門坎把鞋絆掉了。我又慢騰騰蹲下去提鞋，可他已經走出大門了。看我提鞋，又站下等我，說：

“你就硬磨吧！不管怎樣的，我也等着你。你不往前進，我，拉也拉着你走。”

我賭氣地說：“誰用你拉，我自己會走！”

我就這樣第一次參加了社會活動。開會前學個歌：《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》。這次會，主要是建立家屬組織，會上還把我選上小組長。天哪！我知道小組長是干啥的？我就不干。他那时候也在場，听人介紹他是工會宣傳委員。他看我推了，就緊忙替我說：“行！行！當吧！”

就象樹木一黃一綠要年年更新一樣，在我們夫妻生活裡也增加了新的內容。以前，我就是為他做做飯、補補襪子；他呢，跑跑外，關心我的吃喝。但從這以後，我倆不光在生活上“互助組”了，他還經常給我講革命道理，教給我做組織工作。那開火車的大手教我寫字，機油的香味，沾到我的手上；工人那關心大事，爭取徹底解放的思想，也照亮了我的眼睛。

不久，土改開始了，原來的婦女主任是富農成分，被群眾罷免，把我選上了。這回領導全地區婦女，可比小組長的

担子重了。不过，也好，在工会主任直接领导下做工作，学的东西多了，进步也快。工会又組織了土改基干大队，我們俩，他是正队长，我是副队长，配合农村进行土改。

晚上，尽开群众会，老太太就不愿意了。飯菜都端上炕，我叫：“娘，吃飯吧！”不吱声，我叫二遍还不言語，叫到三遍上不过来，我明白了，老婆婆这是用計哩：她不上桌，我不敢吃飯，我吃飯晚了不就开不成会了嗎？这时，老于就拉着老娘吃，說飯菜凉了，娘吃了胃口疼。他陪着婆婆吃完饭，又帮我撿桌子、扫地、擰袖子涮碗……每回，都是等我一块儿出門。如果碰上他在基干队上，沒空回来叫我，也打发个人到家接我。为啥？怕叫他娘扣住不让出来呀！他也数說他媽这样做不对——那可是我不在跟前。这是給他媽留个脸面。他还給他媽讲新事，比古事。老太太嘴还是那么硬，管的可就不那么严了。

別看在私事上他細声軟語地，在斗争时可按章行事了。

那时，我們是配合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。农村斗争地主富农，我們在城鎮堵住，不讓他們往城鎮跑。

有一次，老于开会去了。我这个副队长就領着干。抓来一个富农子弟，他爸爸在乡下被斗中跑了，我們就审他窝藏起来沒有。审着审着，有人揭发他虐待老婆，一脚把老婆踢小月了……我一听就火了，心里同情那受苦的妇女，瞅着这眼前的坏蛋，唾了一口，一拍桌子发了話：

“一人一皮帶！”不是人人腰上扎根皮帶嗎？大家就掄起来了，一边打一边問：“看你还敢打老婆不了？”至于迫問地主的事，倒放到一边了。

可也斗争完了，那坏蛋还没走，老于回来了。他看了看，

当时沒吱声。

晚上，基干队开会检查工作。

老于板着脸問：

“今天的堂，誰串的？”

“我！”我理直气壯。

“你斗錯了，让你搞土改斗争，怎么管起打老婆的事来了？再說，按政策也不許打人！”

我不服：“怎么的？打！——給妇女出气！”

他一瞪眼：“这是鬧着玩嗎？这是阶级斗争，你不該轉移方向！这是錯誤！”

我一看他瞪眼，心里冤的慌：

“这也不是在家，你瞪啥眼？”

女基干队员們一看这样，怕我們两口子打架，忙說：“不怪陈姐，我們也吵吵打来的，那小子是气人！”

这事就压下了，又布置明天斗争的事。

开完会，往回走的道上，老于說：

“你眼睛里怎么只有‘妇女’两个字，你得从咱整个阶级出发。”

“阶级？”我不觉一怔。他就耐心地讲，什么叫阶级，什么叫革命，革命的目的……他那个职工学校沒白念，一套一套的，把我說服了。我笑着怪他：“你咋不早告訴我，叫我到外头出洋相。”

他又和气地道：

“不是我爭礼，在家，你我沒大沒小；出門搞斗争，我是正队长，你是副队长，遇事你該問問我再干。”

回到家，油灯底下他給我念：《誰养活誰》，添了两次油，

念到小鸡叫。我就好象睡梦才醒，又活象太阳光照到心里啦！解放前，我是上炕認識丈夫孩子，下炕认得鍋碗瓢盆；刚参加斗争，知道了个“妇女”問題；現在，我心可大了，装下个“階級”了！

以后，处事就拿“階級”量量，按政策查查，斗争挺順利。

可就是有一样，叫我不痛快。

晚上，处理完工作，明明沒事了，他把我送回家，他又走了。問他上哪儿？說是有事，一会就回来。到底啥事？他也不說。他还有什么事瞞着我呢？女人倒是心小，想起解放前他媽說的等他儿子能開車再娶的話，我心就攔不住了。后来，我真的耐不住了，找工会韓主席。韓主席听我說完，笑着給我解释：“放心吧，老于是个頂好的人，不会有什么坏事，我敢担保。”我又找軍事代表，軍事代表也这么說。常言說得好：好事不出乡，坏事传千里。既然大家都这样說，那就是沒事了。

土改结束后，领导又把老于送到省里学习。我心里想：第一次他学习回来，知道那么多事，好象和以前成了两个人似的；这回回来不定变成啥样了。一股赌气劲儿来了：我不能总怕他把我丢下。他进步了，走到前头去了，我是叫他站下等我呢，还是我紧走几步攆上他呢？不，我得追上他。他能上学，好事；我没有条件，在家学，抱磨杆也讀新书。各项活动，我背着孩子都不拉。一天不为大家事跑几趟腿，心里就不舒服。可家里活，一点也不让它誤：三顿饭应时应晌做，抓空还给婆婆納鞋底；婆婆也坐不住炕了，帮着哄孩子了，开会催我快走，碗筷她也收拾了。

这时，工会韓主席給我个任务：組織家屬慰問伤病員。

我和委員會的姐妹們把婦女組織起來，輪流下病房，洗血衣、做棉被。戰士的鮮血，染紅衣服，也染紅了我的心。想起我做工作，還有和丈夫賭氣的勁頭在里面，就感到不安了。戰士們流血犧牲是為了大伙，我怎么能這樣呢？經常看電影、戲劇，《劉胡蘭》《趙一曼》，在我腦子里閃來閃去。我下決心學她們。我跟韓主席說，我要去當女兵打敵人。韓主席知道我的心情，就說：“前方打仗，要靠後方支援，做什麼都是干革命。”當時我又跟韓主席要求入黨，韓主席笑了，他鼓勵我許多話。從此，我心里更亮堂了，有了奔頭，渾身是勁。所以，以後只要有關前方的事，我都跑在前頭。

老于第二次學習又回來了，地區活動也不那麼多了，土改結束，主要活動轉入了一切支援解放戰爭。他又回到火車頭上，把軍用物資拉到前方。可是，他有时候休班在家，夜間睡一覺又沒有了。真讓我納悶。不過，這咱，我不怕他丟下我啦；一來他不能；二來，我一腦子事：什麼軍鞋該送了，被服該評等了什麼的。有點不痛快，想想就過去了。

一天，我上政府送軍鞋回來，韓主席說：

“你寫份自傳。”接着又給講啥叫自傳，怎麼寫……這晚上我高興的一夜沒闔上眼。

自傳交給韓主席，軍事代表找我談完話，給我一張表讓我填上。我接過一看，是“黨員登記表”。那時期，黨還沒公開，群眾不知啥是黨，更不知誰是黨員。

軍事代表講了好多好多關於黨的基本知識，最後告訴我，這些事不要對外人講，就是自己的父母、丈夫、孩子，都不能說。說了就叫泄密，會給黨造成很大損失。

這些話，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。多有意思呀！我

高兴得直淌眼泪，也不知道說啥好哩！偷偷地趁老于不在家，我插上門，填好，交給軍事代表了。第三天，工会組織委員悄悄告訴我，說：“你被批准为后补黨員啦，晚上九点钟到軍事代表室来开会，举行入党仪式。”把我送出門时，又囑咐：

“决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，这是秘密，一个黨員首要一条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听党的話……”

这天，我就老盼太阳快点落。好容易到了四点，我就从基干队回家来了。一边走一边唱歌，唱什么？《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》，这是我第一次学的歌；这首歌又多貼我的心啊！到家，挑起扁担就上井台，七八十斤的水桶压在肩，我挑着还唱。

六点钟就吃完了晚飯。老于也休班在家。我把床鋪好，哄孩子睡觉，老于坐在椅子上看报。我可耐不住了，催他：“別看啦，睡觉吧！”

“忙啥？才六点多，哪天也沒睡这么早。”

七点啦，孩子都呼呼睡了，他还看。我可是急眼了，我今天晚上还有大事呢，你睡了我好走，偏偏就跟我搗乱。到八点半啦，我可是再穩不住了，上炕换上我最滿意的蓝东北服，扎上那根光荣的皮帶，跟他商量：“你不睡也好，給我看孩子，我出去一趟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嗯……妇女的事唄！”

“眼看九点了，看人家睡觉呢！有事明天办。”

“明天就晚了。”我心想：無論問啥，我也不告訴你。

“去哪儿？我陪你！”

我急的直抓挠，他又纏着我不叫离开，哎，我就說說气

話吧！我說：

“這還叫平等呢！你睡睡覺半宿就沒啦，問你說有事，我都没拦挡你；我要出去一趟，你就看上啦！”

我這麼一說，他松手了。誰知他看一下表，說：“好！好！我不跟着你，你走吧，我上運轉看看車去。”

他走后，我等了一會兒才出門。大步跑，小步顫，直奔軍事代表那屋燈亮去了。

打開門一看，屋裡坐了好多人。當我一眼看到老于時，我心里咯登一下，哎呀，我也沒泄密呀，他怎麼跟來了？

“來，桂珍！”我正出神呢，韓主席過來拽我到老于跟前，說：“來，認識不？我給你倆介紹介紹。”我說：“都是六、七年的夫妻啦，咋不認識？”

韓主席一句話，道破了這個謎：

“別看是老夫妻，可是新同志哩！”

說得我倆都笑了。我心想：他半宿半宿出去就是開黨會呀！

散了會，往回走的路上，看看左右沒人，我狠狠地捶了他一拳，“你呀！你瞞的我好苦。你咋不早点告訴我？”

“那，今天你入黨宣誓咋不告訴我？”他反問。

我脫口而出：“這是黨的祕密。”他有理了：“對啦！黨沒公開，我怎能告訴你。”

我又怪他今天明知我開會，還纏我。他說：“嘿，那是考驗你！”

我剛要追他打，叫石頭絆一下，鞋掉了。多巧，和我第一次參加鬥爭的情景一樣。我說：“你先走吧，你頭前走，我後邊攆。”